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九十九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九十九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八
令月吉日昭告爾宇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永受保之以揚
芳聲于 聖世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云以歲之正今
固非正月也朱子云賓或別作辭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
用古辭哉今按璋以赤玉刻半圭形爲鬯瓚之柄臣從君事
神之所執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禮曰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有不敬乎
欽古訓爲敬今制惟於敬

天子謂之欽期璋他日用其敬於 郊廟朝廷以修臣職故
字以士欽也旣冠士欽之又明日丙子予記其顛末以授士
欽使時觀省則士欽所答予云璋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者
庶果能踐言矣豈不遂爲先 生之才予 昭代之履臣哉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九

補缺

抱琴聽泉圖

劉崧

吁嗟乎空山抱余琴以來歸兮吾將以彈山之窪兮石之端
我其聽之兮以寫猗蘭按金徽兮作復止風泠泠兮觸宮徵
泉之流兮雲中漱鳴至兮聲淙淙忽幽咽以下愴兮匪絲匪
桐啼秋猿之嫋嫋兮下南飛之雙鴻山中之人兮不可遇余
徘徊兮中路九疑蔚兮隔烟霧我思南風兮噫其遲暮

代祀海濟紀成樂章

岳正

迎神

金節晃兮纒緡翦翠華搖兮威蕤舉駿沆漚兮駕甸始屏翳
驅兮豐隆駛鞭雷霆兮叱風雨逆惟怒兮惠惟喜香芬第兮

景悽靡恙洋洋兮如許謠神兮神兮斯戾止

禮神

鼓鍾奏兮鏜鏜蕭管揚兮琅琅帛有玄兮玉有璫恙煜煜兮
爛盈箱黍稷芬兮有苾其芳簠簋飾兮厥文孔章肅玄端兮
斂衣裳儼誠敬兮靡不將神兮神兮假有光

初獻

爵初獻兮誠已萃鼻絕噓兮志不悖衣冠肅兮容體懿昭對
越兮凝念慮答元功兮靡自媚眎明鑒兮嚮予意時雨暘兮
醞和氣蒼穰穰兮育羣類神兮神兮民所庇

亞獻

爵再獻兮誠正精虛室白兮靈府澄震雷迅兮神靡驚焉七鬯
安兮端不傾犧尊圭瓚兮兩極大羨玄酒湛且明民與嘉貺
國與禎千古萬古恒不撓神兮神兮予爾盟

終獻

爵終獻兮誠彌篤神安娛兮光耀燭宥災青兮降釐祿柄予
奪兮揭禍福失恒道兮殃品物陵為波兮川為陸稼不登兮
人不育苦墊溺兮愴怨譴神兮神兮爾之辱

承釐

膳膏芬兮酌酒醞豐尊彝俎羅續紛明禋傑制全本文既醉
既飽神載忻嘉貺蕃釐乃爾分惕息受命如有聞錫爾民人
錫爾君八方維時百穀黃上方下方覃厥仁

樂神

擁靈姬兮侍玄女螭吹笙兮鼉擊鼓長鯨清歌老蛟舞河伯
行酒御龍脯百神效順恩湛溥噓為清風騏為雨風雨維時

澤下土神兮神兮樂何許終國家兮萬萬古

送神

颯輪輟兮雲為衢羽葆張兮蜺化旗雷公蹕道婢雨師電母
舉燎驅封夷千騎萬騎魚龍隨山為裂兮川為移去莫直與
玄冥期神不厭敷民允禧年年歲歲春秋祠

大濟詩

降神

大行之西兮至屋之東危嶺密岫兮實神所宮發為流兮注
為榮注流顯伏勢愈雄出雲致雨灌濟功千秋萬歲兮報祀
同

迎神

陰風颯颯寒雲流神之來兮驟雨虬蟻珠結佩環玕鉞相靈
作儂原脊儻先驅欲至妖氛收變魘斂迹魍魎愁

禮神

招搖轉兮夜未央庭燎舉兮天有光象在陛兮登歌在堂庶
羞盈俎兮醑酒盈觴神兮神兮爾惟嘗玉帛煌煌誠所將

初獻

神兮至止御法宮縞衣玄裳蟠兩龍允精耿兮貫白虹休徵
應兮來清風駿奔走兮嚴百工爵一奠兮誠始通

亞獻

綵雲密幃流蘇敷錦裯重囹鸚鵡鋪明靈妥兮懽且娛慰我
民兮錫以符和氣甘霖無地無爵再獻兮誠已孚

終獻

馮虺鼓舞忻且抃蜿蜒嬉遊隱復見羣靈百恡歛變幻神載

歆兮示昭監福我君兮壽無算爵終獻兮誠靡間

承釐

天子壽考民物休降祥祉兮該九州尊神和氣迎神麻虎拜
稽首誠愈修神兮神兮良厥猷作神羞兮予爾訖

樂神

吹管兮鳴簫鼓鐘兮伐鼙都盧漫衍騰神鰲玄冥起舞駭雷
跳神載懽兮何所昭休嘉砰隱妖祥消

送神

膏鳳輦兮秣龍馬蜺旌羽蓋紛布野赭鞭鞭山山為赭金戈
指天天亦摅九垓八埏恣上下雲飛飛兮神去也

李忠定公祠記

柯潛

邵武郡學東故有宋建炎丞相李忠定公祠淳熙中教授徐

元德建晦菴朱夫子為之記其後遷改不常以至於廢迨我
朝正統己未郡守徐述復建於舊址吏部尚書王文端公為
之記成化戊子

詔有司歲春秋享祀蓋因教授張君濟之請而郡守盛君同
知王君琳通判劉君貫遵承惟謹又訪其後之秀穎者進為
學生且盡復其家族之人以稱

德意既而盛君又欲新公祠致仕都憲郡人陳公洎郡學師
生請以學傍佛舍曰化城院者改為之提學僉憲游公亦憇
通其成方課始事而盛君以朝覲去及歸更任延平遂不果
庚寅之秋巡撫都憲滕公蒞茲郡謁拜公祠舉公忠義風勵
諸生諭郡守馮君孜封塋李氏墳墓且進其後於學者數人
諸生因白向者改祠之事滕公即詣化城院見屋宇猶完整

不假修治遂撤去佛像奉遷公之神主於其中謀其安侑如法郡之人士來觀咸欣躍以為宜馮君謂茲盛舉不可無傳乃走書致勝公之意屬潛記其事潛惟李公學行純正負天卞之重望以一身去就為國家之安危其忠義誠切見於奏議而措諸行事者已震耀一時雖庸人孺子猶能誦其勲名欲跋見之而不可得又有朱玉之文實在于壁其出處始終載之詳矣潛復何言顧惟古今人物如公者蓋不多見當時小人側目讒言蠱起使公屢遭竄斥不得盡用其才於世而宋業卒至偏安於一隅重可慨已夫讒邪之能壞人國也如此有天下者所宜深戒覆轍之虞信任忠賢以為長治久安之計不使讒言得以間之而委賢事人者當如公所為不以讒間之言變易其節以至於失身而忘君此所以欲見

於言也况茲改祠非特表崇忠良為可紀而廬佛舍不於異端因舊貫不費平民力皆世之為政者所不能及也遂具書之俾刻于石以示來者且以寓潛景慕先哲之心云

叅不當與虜講和 奏議

干謙

兵部為陳言邊務事 該鎮守大同叅將都督僉事許貴

奏查得正統十四年 十二月內節該欽奉

詔書內一欵朝廷求言本 欲聞善道知警戒凡四方災異事

干國體者所在官司 即時聞奏欽此欽遵臣照得大同

三路自舊歲七月以 來至今連賊不時攻圍四散槍掠

臣守西路地方又係 緊關衝要賊行四通道路節次侵

犯攻圍臣領所部官 軍相機截殺追趕累次奏報外切

見邊城軍民赴空樵 採柴草搶割田禾度日不為經常

之事卽目正當農種之時雖令各人照舊耕種但聞邊墩不時舉放砲火人心驚恐自不安生況今達賊聚集人馬衆大少者五七千多者一二萬整陣入境攻圍各城在邊軍民人等不敢出城樵採收割又無經營各衛倉廩舊歲民間該納秋夏糧料草束爲因路阻運送不前見在邊儲官軍馬匹按月支給有減無增再照西路五衛馬隊原有官軍四千九百二十員名先於乾河等處與賊對敵陣亡中半回衛見在者又有被傷旗軍告令弟男替代俱係未經操習戰陣之人舊役慣戰馬軍十無三四又况見在馬匹止有二千一百餘匹中間多有新例借勸收買兒騾小馬不堪騎戰十有三二比與原舊馬數缺少二千八百餘匹及照本年七月內臣差

千戶張鑑管領無馬官軍一百八十一員名前去增城設伏有賊到墩攻圍未戰之時內有達賊三人通曉漢話叫稱我一箇是女直同知一箇是浮石叅謀一箇是哈密指揮我來近墩打話你每聽着要講和着管你每的大頭日奏將去連夜差使臣來我每便回去你若不來講和我每二班人馬輪流打撻你不得種田等因已行具本奏報外今賊聚衆復入境內撓攘軍民不得耕種切慮四月以後青草茂盛倘若賊勢衆大就於腹內駐劄趁草牧馬城門關閉人不得推採馬不得牧放欲便與師戰鬥尤須量已料賊設若寡不敵衆如之奈何臣一介鹵夫昧於戰守誤蒙

聖恩濫叨今職晝夜懷憂不能補報伏望

皇上憐憫在邊軍民乞

勅在廷内外文武大臣將前項打話賊人不要行講和情由從

長計議便利上策分免

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賚

勅與賊假以和好為詞暫示休兵照舊修飭墩隘廣積邊儲

練習士卒飽養馬匹密定討伐之計若賊仍復逆天背

理侵犯邊城我既有備以逸待勞守邊將官運謀出奇

統率銳士奮力復仇務在一鼓而擒之必矣具本該通

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福建道問刑監生

練綱題稱在廷文武群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為詞即是

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因該奉

欽依他說的是欽此續該迤北走回軍餘陳旺等說稱要差

內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

太上皇等因本部參係重務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

欽依虜情譎詐不必會官計議欽此欽遵今都督僉事許貴

又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

計一節切詳賊首也先違天悖

德肩義忘

息自逞梟獍之雄烏合大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為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

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善等齎執金繒往使虜

庭賄賂絲入於窮戶虜賄已至於閉口繼遣少卿王榮
通政主復又往虜營不見

上皇駕輿而還虜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

朝廷灼見虜情謫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

勅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悅戰守今許貴又奏和

議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

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

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遠

之馴速變茲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難制姑從

和以緩甘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後契丹

之衆累結以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

萬兩死途及季世微欽北狩中國多將如張韓劉岳是

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

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已降去尊號其爲國

垢忍耻屈已從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

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

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銳賊若來侵則相稅

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罪惡稔盈

鬼啓其衷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

將帥思舊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

國耻必不出大羊之下其或自棄天厭亂

列聖有靈黜虜自知數寇不利變惡爲善遣使入貢則示以

善意皇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
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於如此
也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賊却乃
倡爲和議畏縮之跡旣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
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
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賚文切責詳責令其整
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賊以贖
前罪如仍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賚文前去遼
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荆倒
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以外官員令其整頓人馬固
守地方如遇賊寇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
因而失誤稅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
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
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尋醉翁亭記

陳循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心竊慕之未
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扈從還南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
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有覬覦一造之意然而未
敢必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因職事偕朝士數人者往遊
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之賓客
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蕪廢求道致之莫有能者余度越宿
當還以為不得遂所志夫為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太

僕承楊文達以余志者揚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殺具鞍馬於余燼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十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即亭遺址也廣僅容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山還欲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傍文許又刻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書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或非當時書也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謂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為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去其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尚尢罕有知其處者况於此耶豈余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尚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

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矣於是芟茅藉地擷野蕪酌釀泉相與放情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既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琅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巨亂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絕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林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繫馬松下而止上有屋數百柱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繚垣之石多為殘碑斷刻片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之僧智僊所居曰琅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出戶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求於人者問其為不應相值既坐奇花異草交映前後幽篁野鳥舉目皆是誼呼摩曳之聲不絕於耳楊乃舉

酒更酌而樂省益歡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舍人錢塘王直太常博士豐城丁鉉行人承豐表賀至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遂記之

贈汪翁仲魯得告還鄉序

洪武十有九年三月朔

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春坊贊善臣錙三吾司直郎臣汪仲魯既至賜坐語次上顧臣仲魯謂曰若知所以見召意乎對曰未之知也上曰昨日昨仲魯不嘗以老病故請告還婺源期秋載來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迺思之若等先陰有暇當歸有期仲魯喘嗽為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疾者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

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其善者固好之其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為未能全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若郡邑官執須來見當戒門以絕不則之于東俾僮輩示之曰山曾罕蒙

聖恩予告還鄉里宜殿門謝客輪租應役則有常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可考終矣矣臣三吾臣仲魯同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愛臣以德是欲臣等全其晚節者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上心仲魯嘗得請後謂其寅契三吾曰吾與若親聆聖訓請學筆之于簡歸寘座右三吾承命唯謹蓋聞古之臣子蒙予病告有矣未聞因置病遂許之歸田者也許乞骸骨有矣未聞并欲全其晚節者

也惟

皇上優禮儒臣眷注無已故與其予以病筭蓋若俾之遂歸而求享安榮與其許乞骸骨蓋若俾全名節而不為罔之生是皆臣子所欲言而不敢言知規以全其身之為貴而不知規以全其名節之尤為貴者幸哉仲魯一請告而兩得誠千載之逢也昔宋張魏公退閑零陵杜門謝客邑丞楊誠齋以弟子禮謁公南軒為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古之朝臣退閑其待時官若此今吾仲魯以近侍言歸

聖訓戒其謝絕有司又若此仲魯不必遠師魏公唯恪遵

聖訓毋忘焉豈惟名節克完子孫亦職有利哉瓊巖諸賢

謂僕所書

聖謨也宜識之首東能言者各繼聲其後云

益陽重新州治記

益陽為潭屬州西南接溪洞之境壬辰海內兵燹洞燄焚掠州邑人民散亡盜劫恒往來人且相食治所為丘墟瘡痍子遺依山谷結聚以自保者十餘年迺歸于陳氏始有州官之設然民皆隸軍籍惟將帥命有司但徵其田賦之入而已甲辰陳氏戰敗以亡環荆湘之地悉歸于吳王洞獠皆順服市不易肆民不易業官復舊制山壘隳而軍民分咸相安於無事之域矣明年二月故侯以徵召起金華來知州事下車之日邑井皆草萊綠郭外數千里行無人煙侯召父老宣布國家威德撫綏旋集旦夕不倦情惻可信孚捶楚弗加民從其令携扶襁褓以還邑里于茅乘屋簷宇相接顧瞻官署不可以不台也乃身倡其民事完

政事堂題曰承宣因舊名也又為後堂五間名曰端本昭
鑒戒也前為門屋三間戒石有亭軍需有庫宿幕吏廡以
次完具務崇儉素不華飾也凡為屋皆取舊廢宅材凡為
之故功為易就不過煩也墉築四周鼓警晨夕更漏時刻
無爽踰也或曰州為五品官署出號令以作新人民非高
麗不聳瞻如何侯曰然吾州民寡力竭如是亦足矣事省
則民力寬况當耕耨之時其可久役乎然而民亦知侯矜
恤乎已咸奔趨而忘其勞侯字宗元昔在盛年講習經史
為文章應進士舉既而辟為浙東憲府掾在職三年聲譽
以著又遂退處山林讀書談道義感懷作詩怡然康樂若
無意於利達者一旦起為益陽乘積年兵燹之餘散亡廢
遺幾不可振未三月而政舉事集如此况乎休養生息漸
漸以歲月靡急乎近功之來細利之規治化行而邦國則
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然則侯之才識足必有為可知矣州判舒
君質直和遜篤力輔成不為矯異侯方與圖新廟學士崇主
皇宣聖王之教訓育其民事皆可書州治再新歲月不
可以無述故要余為之記余不得諱

仁山書院記

文水北流十五里故隋吉州治山水迴合州者碁布江中舟
行東上五里東出吉陽峰擬立如植圭鋒又如神人曳裾負
劍而冠切雲也峰下有山方廣左斜銳側立右橫平如兩元望
之布置相橫縱畫宛然仁字也故名曰仁山其下劉氏世居其劉
君惠庭本太史文節公族來蘇劉氏每有建書院泮來李
之志延至時和曾先生成已子貞二益血先生伯兄經綸七生

相繼為學者師曾先生以老病見退旋杜門不復接人事
成已去終學官子貞為都御史其著述翰墨猶有存者讀
之可為一記嘗往視伯兄遇夏日方乘列廣座長林中引
澗水汨道几席下秋月丹桂香十餘里冬時梅花盛開松
晴雪吹隨簷
或橫經論道煎茶賦詩取酒共酌不知日之夕
也暇則出左
眺仁山下三峰突起當山頂大石林五色
錯雜每日初
霞相映或雨霽濕光相射翠芙蓉也又多
石龕向東南
千巖寺樓殿基址相締構泉流出也清徹
可愛竹子紫刺異花卉循山趾而北西為官道邊稷樹退露
山也上枝幹偃蹇葉茂如大羽蓋惠庭壘石為座其下賓客
來樹下風四面不崇甚廣榭不岨易也不幸惠庭榭館子兄
弟皆出仕子以歐亦為系事既四各慨嘆於風塵感月之荏

苒而仁山之勝固在也子齡來
京師欣然請於予圖畫於先
人書舍之前構屋數楹以為賓客之館左右為軒窓聚古
今圖書以待來學者其前泉為池雜植花卉錯間竹石以為
燕休之適而吾子亦知有父子矣幸茲太平之暇君與胡君皆早
得謝事以休于家時復追思舊遊與後進之士講道著書往
來於此以泐其人亦庶負於茲山先人之志可少成於地下子齡或
亦得聞其緒餘亦少償君不孝之罪亦吾子之所不棄也蓋
為記之且請扁揭於其楣與胡君合辭而復之子齡曰吾志
也扁之曰仁山書舍以俟來予復歸鄉與胡君光大數人者
來遊復對床語達旦不寐繼又從解空寺步深林中東出絕
頂由仁山以歸時與子齡約未常不欣然赴之也未幾而余去
胡君又皆出而仕又數年於此矣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歐陽文忠公脫歲好習書意有所至輒形紙墨若今趙郡蘇公所藏二帖是也宋翰林學士息禮頗不及唐然天下國家事無不得言則言語侍從論思獻納之職未嘗廢文忠猶以林示職不當外同百司欲漸修故事蓋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道如此使如太史公所謂文史星曆主上尊禮不如公孫丞相者其旨一朝居乎且公在政和間為職事言可也治平初入政府熙寧補外矣猶紀錄閱視眷上不忘欲廣其君之見聞而引之當道者夫豈以遠近親疎而有二哉時王荆公方得政識者謂都俞之間有樂子無知之意蓋與文忠用心正相反則尺排衆議獨運化樞以致於敗乃公事亦可在哉

送萬元信知江淮序

唐仲

人才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當其世治英雄隱於草莽白晝坐睡介冑而生蟣蝨焉及乎憤亂勇者逞其力智者獻其謀進退遲速具有成筭初非臨事擬議取驗於頃刻間也龍鳳二年大丞相統兵下江南萬元信在行陣中矯上以智力稱明年開行省公以刀筆篋贊襄省事丞相賢之又明年樞密行院遷置興安丞相以非公不可則使之與筮院鄧公上下其論丞相益賢之賜織金紋綺一端今年江淮知府缺治狀丞相秩三品俾公往踐其任練日趨裝予偕厖眉父老并山澤之夫提携倭偃素不識城市者數百人擁馬首執別酒予颺言於衆曰若知公之為政乎軍旅勦易於暴橫公嚴之以律令申之以威武生擒元寇曲當其罪由是了中

吐舌相戒不敢犯令公知晨門西南漸益壓境凡出入異號以杜奸細每遇亢旱齋被揭虔用祈饗應民有不平侃上控愬必假顏色盡攄底裏如夏稅徵絲非其土產公為轉聞行省得折米為便官廨修飭重建大成殿兩廡下至衣甲鮮明砲矢積蓄未容殫述也父老拜公乃下馬拜嗚呼丞相用人之秋文武彬上輪才授職可謂無愧矣公先省而後院移所以治省者治院求內而不治可乎今先院而後郡移所以治院者治郡求外而不治可乎於此益歎丞相知人之明而公之克膺是選也公廉潔自將尤長於詩予獲登龍門有一目之雅於其去也故不得叙其端云

皇明文衡卷之一百

補缺

送程憲僉序

唐仲

予家世學詩每誦皇皇者華知君遺乎使臣之為君使者各盡其道也後世君臣未盡其道上下之情不通所以胥笑之矣合泚程公以儒起家初

聖上龍興潛淵渡河以宅

帝位公用言者薦遂為中書省都事嘗諤有骨鯁風時國公開省南服英譽洋溢貸以自助擢為執法諫議官朝夕匡弼不肯少禡之六年特授提刑按察司僉事明筆行郡興安值干戈勦勦之秋與民更始不棘不阿不忍撻之以事暇日謁夫子廟過紫陽精舍瞻仰文公久之予方以紫陽綱吏言老